

亞洲之戰

報告文學

史諾著

國振譯



版 權 所 有 翻 印 必 究

亞 洲 之 戰

初 版 : 民 國 三 十 五 年 一 月

每冊貳百元（外埠酌加寄費）

著 者 史 諾

譯 者 國 振

出 版 山 城 書 店

發 行 山 城 書 店

分 售 國 內 外 各 大 書 局

世界名著叢刊

亞洲之戰

美·史·譯
國

目次

譯者序.....四

第一章 再 北平.....五

(1) 逃亡者

(2) 君子和小人

(3) 七七

(4) 華北前線

第二章 淞滬戰爭的重演.....二六

(1) 侵略者

(2) 國防

(3) 戰事的回憶

(4) 戰亂的威力

第三章

日本的反共

五一

(1) 殺人的教育

(2) 怎樣可以親善

(3) 孤島上海

(4) 上海的巡禮

譯者序

本書原名 *The Battle of Asia*，係前燕京大學教授愛德邁史諾所著。史氏是美國名記者，曾數度遊歷中國各省。本書描寫這次中華民國神聖抗戰的史略和日本帝國主義侵略的內幕。它像一本歷史，可是並沒有教科書式的枯燥；也許可以說像一本小說，可是並沒有半點虛構；也許有人會說像一篇遊記，可是沒有分毫無聊的成份。這裏有的並不是歌頌和褒揚，也不是傳奇和幻想，更不是閒情和觀賞，而是悲壯的史實，不，是高速度的快鏡。這裏有我們蔣委員長率領全國上下一致抗戰到底的宣言，實幹，硬幹和苦幹！蔣委員長會對史氏說：『請把地圖打開來看，日本和中國比起來是何等渺小，對於我們最後勝利請問有誰會發生疑問？』現在，最後勝利終于是我們的了！

這裏也有日軍在華暴行的真相。我們最近從報上看到日本馬來之虎山下奉文的罪惡，他指揮下屬的殘虐之道，使人聽了不寒而慄，可是日本軍隊在中國的暴行未曾不是這樣，也許有過之無不及，這裏像一篇流水賬，寫出來歷歷如在目前。同時，這裏也有特寫的鏡頭，像前線將士正冒着炮火，凍得半死，在戰場上和敵人死拚；而後方的人士，尤其是在上海，卻正擁着女人，醉生夢死，在舞池裏和對方狂跳。這一切鏡頭都攝進了本書。

本書譯文祇及全書的三分之一，因為後面的三分之二，礙於內容不便發表，是故特向作者讀者致

歉！

譯者寫于卅四年聖誕節

第一章 再會吧北平

(1) 逃亡者

我們要征服世界
必須先征服中國

——田中奏摺

日軍佔領北平之後，城裏起了大騷動，大家都瘋狂地爭先恐後地逃出城去，可是太晚了，這古老的韃靼城牆以前是虛有着安全之名，現在却變成了猙獰可怕的樊籠了。這最後的命運終於降臨了。人們似乎是牢獄裏的罪犯一般地等待着判決的一天。

侵略者提出一張通牒，幾個愛國份子，激烈份子和各派的熱心份子的名單交給新改組的偽警察局，這些偽組織便出動了大隊人馬幹了些無謂的騷動。大約有二星期左右到天津去的火車停止通車。在那崇高的城門的兩旁，日軍嚴密地戒備着。逃亡者白天裏忙着到東到西地躲避，晚上便計劃怎樣可以逃出這座在他們心目中所稱的死城。報紙都停了版，人們全依着謠言度日子。

有一位著名的大學教授聽到了英國領事在領事館內會勸誘宋哲元將軍把這座城和平地交給日方，若有其事的傳說；他認真地找到我家裏來，要請我到領事館去一趟。懇求領事來『負責保證抗日份子的安全。』有一個以前我在燕京大學的門生，聽到了美國海軍將根據『九國公約』出來維持北平的治安的傳說，便急急地喘着氣起來問我這消息是否是事實。另一個學生從北大逃來怒氣未息，因為他無法逃出城去加入游擊隊伍。他問我英美當局能否利用他們的軍用卡車把抗日學生護送到郊外山上去。有許多教授們都抱着樂觀主義，他們深信英美立刻將和日本決裂，因為日本已經觸犯了國際間的協定。可是當我建議地回稱英美二國政府一時不致於會給中國什麼有力的援助。

可是我至少盡過一點力量來保護我的朋友們；因為我在這城裏安逸地住了四年，他們都很敬重我。那時我和一個瑞典商人共同居住了一個很寬敞的地盤。就因為寬敞的緣故，裏面有許多房間空

着。事後便立刻藏滿了有關政治的逃亡者。那位東北大學的校長便選定在就近大門口一個房間裏躲藏着。有一個偽警每天來到那大門口報告最近日軍活動的新聞給他聽。還有五六位住在近牆角的所，預備候機逃越。那時我每天防着日軍會光臨搜索的。

在日軍進城之前，北平城裏大有人滿之患，居住發生問題；可是現在有許多人預備把房屋租給我，房租便宜得近乎笑話，有的簡直連房租也不要送給我白住。日軍竭力囊括那最好的建築物，唯有西人的住所才可以免災。在這城裏，無論是誰，都願意把他的收音機送掉，因為在日軍的心目中認為有無線電的人是共產黨。可是最使人感動的便是那些學生們，他們不忍把心愛的書本消毀，到我這兒來要求把書本埋在我的天井的石板下，直至『北平克復』時再掘起來。

過了一星期，有幾個學生不來了，其中一二個是被日軍捕獲；可是大多數溜到城牆邊，在那兒巡狩的偽警也轉過背來裝着不聞不見地讓他們悄悄地爬出城去。就在這種方式之下，一小隊一小隊的學生們越過了行宮到西山上去組織游擊隊。在一九三七年的八月裏，日空軍轟炸這些小山頭把他們的隊伍炸散。

一天下午，下着陣頭雨，有一個姓吳的中國青年奔進了我的門口，在他的光頭上揮下了雨水和汗水，滿面笑容地把我的老朋友張裕成——以前是一個東北的長官，現在領導了一隊游擊隊在城外活動的一張名片來見我，他告訴我，在幾天前他們如何『佔領』了在那城西的軍獄。他們把看守的偽軍交械，並且獲取了裏面的鎗械軍火，而且把這獄裏的人犯（大多是政治犯）幾乎全都徵入了他們的隊伍。這是一次有計劃的襲擊，在日軍聞訊趕到之前，他們——連那守衛的偽軍也在內——都已逃之夭夭了。

可是姓吳的似乎還有什麼事要啓口。他說，他的隊伍——他們後來歸編到趙侗（他是一個著名的游擊領袖，後來在一九四〇年被鎗殺在北平近郊）部下——曾襲擊了妙峯山附近的西園陵，僅僅在幾

小時之前，日軍也到過那兒。他們的隊伍便在那裏發掘了不少的珍寶珠寶金玉等貴重物品，預備變賣了給新編入的隊伍做軍餉和配備之用。吳就問我美國政府可要不要購買這些珍寶，當我嚴肅地表示遲疑時，他感到極度的失望。後來又要求我替他設法。

『收留抗日團體』是日方新聞發言人針對着我們而發的表示。其他西僑都感到無法拒絕收留那些政治犯，這是一件事；可是幫助他們去銷售還爲抗日而取得的珍品（雖則也許可以稱之爲合法的戰利品）卻是另一件事，不可以同日而語的。我深恐我們的領事館會感到麻煩而起干涉，當我的報紙

——雖則對於這種事件可以格外自由地刊發——也許會過份一點似乎是另有其人在幕後指使着一般。但是有一件可以排解的事發生在我面前，我可又不得不干涉一下。在二三天以前，有一隊游擊隊把幾個義大利的修道士和牧師從一個教堂裏綁了去關在西山上，後來便向北平城裏的日軍當局提出勒索的條件，他們的目的不但要使西人目光中看出日本人對於這事的窘狀；同時他們實在需要一筆現款來購買糧餉，因爲他們正鬧着飢荒。我便疑及吳君也許會知道這件事的，果然後來證實我料得不錯。吳君承認他的同伴們是把那些肉票藏在妙峯山附近。

『這不是一個好辦法，根本不能博得外國的同情心，』我說，『假使你們不願意人家把你們當做土匪看的話，你們最好立刻把這些牧師們放出來才是。』

『可是這輩牧師們是親日的，他們一半爲日軍所利用，』吳君辯護着，『這次劫綁因爲他們設宴款待日本軍官，他們把我們的祕密報告，日方最近把我們幾個用作游擊根據地的村莊燒燬，意大利又承認了偽滿洲國，並且簽訂了反共協定，你想他們是不是日本的法西斯盟友嗎？』

雖然我是受過洗禮，是一個十足道地的天主教教徒，我僑居在中國也已經有相當長久，所以對於中國人的觀念也很明瞭。我便化了足足有一小時光景的口舌，開明地解釋給吳君聽。我忠告他們最好把一切的正義用宣傳的方法向世界各國徵得同情和援助是比較任何要挾方式高明得多，而且可以得益

弄淺。最後他似乎贊同了我的意見。我便對他說，假如他們肯釋放那幾個俘虜的話我願意設法替他們把那些珍寶全部銷售去，得到了這樣諒解之後，他便向我告辭。

我還是有些懷疑着他是否會依着我的忠告去做。但是事實立刻證明那幾位牧師不久便被釋放出來，個個都很健全地回來。據我所知道這羣游擊隊從此再也沒有這種事件發生了。

過了幾天，當我正在想吳君會回來的當兒，突然來了一個電話，是一位教授的太太請我去晚宴，我便應邀前去。在席上互相談了約半小時左右。又來了一位中國女子，戴了一副黑眼鏡，頭髮很長，我看起來有些面熟，但是我想不起究竟是誰。直至她除了黑眼鏡笑着向我招呼『你可不認識我了嗎？』才無疑地她是我在北平所會見的最後的一個女子，也就是日軍首先要通緝的一個。她叫鄧穎超，是中國共產黨女子勞工部領袖，就是前中國蘇維埃政體副主席周恩來的夫人。

『以爲你在陝西！』

穎超說，她是在五個月以前祕密地來到西山來養病的。她的確比一年前我見她時面色慘白，形容瘦削的情形（她的肺病是在長征期內發生的。）是好得多了。她住在西山的一個孤零冷僻的菴堂裏，吃的是新鮮的食品，安閑地度着北方的春天。這樣果然治愈了她的病。她一些兒也不知道這次戰事的爆發，直至日軍迫近了她的菴堂才發覺。她險些兒送了命。她化裝了農婦越過了日軍的防線來到北平。

『可是你一定不預備在這裏就擱下來？我想。』我懇問着。

『我不就擱！我預備立刻到西北去，』她說，『你可能伴我坐火車到天津去嗎？』

向天津去的火車還祇剛才恢復通車，每天祇一班慢車大約需十二小時之久，比以前慢一倍。日軍很詳細地搜索每一個乘客，尤其是在天津站，如果有誰臉色上似乎有政治犯嫌疑的話，立刻會被日軍抓出來。許多學生遭殃被扣留後毫無音訊。所以這次旅程中帶了穎超這樣的人物在一起確是相當的危

險。但是日軍還沒有扣留外僑的企圖，（雖然這時天津已有嘲弄外僑的事件發生），我便告訴她，我預備伴她到天津去，並且建議她可以裝扮我的女傭安全地混過去。

事情可真湊巧。因為這時的電報局是在日軍手中，誰也不能得到一點可靠的消息，除非經過了日軍檢查之後，所以北平變成了毫無生氣的死城。我接到了一個就攔了多天的電報，是每日新聞社拍來的命我到上海去。這時上海正展開着大戰，同時也正要到西北去找我分手的妻子，娜姆到延安去要參觀所謂中共究竟是怎樣的情形，以廣眼界。我決定要去嘗試那千里遙遙的紆徊曲折的旅程去看她。

可是還有一件事沒有了結，便是那擄陵盜寶的吳君的事，隔三天他來看我時，我便告訴他我將離開這兒了，就囑他從迅速進行這事才是。他便答應在三天之內把那珍寶的目錄和樣品送來，我便可以把這些東西給一個可靠的美國商人看。我預料這個美國商人會冒着絕大的危險來出資購買這些珍寶，但是正巧一隊日軍在妙峯山附近襲擊了吳君的同伴們，於是便把吳君的約期攔下來。一連過了五天，我可等不住了，我便把這件遞清遺傳珍品的生意經交給一個同鄉老友去辦理，我想信他能把這件事結束得非常圓滿。

穎超來到大前門車站，她變成了一個十足阿媽型的女傭，我看見她很安全地在一個車廂裏面，在那兒便被爭先恐後的一羣擠得不見，望過去祇見人頭，可是他們似乎不怕擁擠，就因為每天祇有一班火車逃出這座死城。因為北平的歷史上這樣還是第一次，人們恐懼着今天過了不知明天怎樣。我在最後的一節車廂的踏腳板上佔着了一點立錐之地，最後我找到了一個制動機的把手便當作臨時座位。就這樣我的頭和腳伸出在車廂外邊曬在強烈的日光裏渡過了不久洪水泛濫的田地往天津去，我便向這古老的城牆毫無留戀地說一聲『再會吧，北平！』

以前在外僑心目中所戀戀不忘的北平，現在是過去了，因為我這時在車上閒着無事於是腦海裏便趁着這空閒的當兒反映出這古城的以往的一切輪廓，後面便是我所能憶記的片斷的寫照。

(2) 君子和小人

北平必將有事變降臨了。

儒悲欲見孔子
子辭以疾將命者
出戶取瑟而歌使
之聞子——論語
陽貨第十一章

這是一座非常榮耀的古城。計算起來大約是從中古時代遺留下來的，在這座偉大的城牆裏住着一百多萬的居民。北平是充滿着下野的官僚，退伍軍人，學者，大地主，僧道，藝術家，商人，以及出口斯文的人力車夫真是高貴地蘊藏着藝術的寶庫。它是一個貴族興亡之所，也是外交上陰謀分配集合的地點，它比花旦更嬌媚，可是也比流氓更下流的淵藪。它是一個具着朝氣蓬勃的春天的城池，可也是一座籠罩着陰暗的秋意的古城。在冬天那陽光射在覆滿了白雪的枝頭和冰凍的湖池上這古城又是另有一番氣象。它也充滿着笑聲和永遠的協調，開情和思鄉的情緒，貧窮和悲劇的泉源等平凡的事物；可是同時也是一個朝氣勃勃的學生們喊出一片為國家而抗戰的呼聲和示威的城市。有時從那臺古大戈壁飛來了彌天黃沙把那富麗堂皇的廟宇和雍容華貴的宮殿的屋瓦上播滿了金黃色的塵沙。

自從一九三四年日軍佔領了熱河省之後，北平又是國防的最前線了。我們在這裏住了好久對於這座沒有保障的城市的命運遷延了這麼久不得不表示驚奇起來。一連經過了不少次數的危機，結果這城堡依舊在中國軍隊手掌之中。也許這是事實，那些日本人也愛護這個古城，並且願意把這座極有價值的古城保持完整。但是事實是這樣的他們所遭到的反抗比他們的挑釁更激烈，所以最後當這座古城失陷時卻產生了一頁光榮的歷史。

最後防衛這所美麗的古城的是一位很和善而非傀儡性的老將軍宋哲元。他是一個軍人而且是個愛國份子，而他的政治頭腦很合宜于這古城的封建思想。他對於日方不失恭維的態度，同時他有他的詭計總比日方棋高一着。他並不是一個前進的統治者（在這種環境之下沒有一個人能忍受得住的）可是他並不是一個賣國賊。他有他的見解，雖則他祇是一個軍人並沒有什麼特殊的訓練，可是對於這個

最困難的外交折衝的地位，宋將軍卻能運用他的手腕克制了這政治上陰暗的鬥爭。日方軍閥陰謀家在二年前把他捧上了台滿以為可以把他指揮如意，可萬想不到竟然毫無進展反而有倒退之勢。

回想起來大概從一九三三年起宋將軍已博得民心和實權。當日日本佔領熱河後向北平進展時他的二十九軍在長城的喜峯口和日軍肉搏殲滅了一支團日軍，于是他的英名便滿佈全國，可是終于在寡不敵衆之下他也無能爲力，中央沒有遣兵援助結果由南京政府在華北簽訂了一張塘沽協定結束了這件戰事。可是這僅僅是暫時性的苟延，不久日本便要求把駐河北省的中央軍撤退並且撤銷 蔣介石軍事委員會支部。

爲了諒解起見 蔣總裁便同意了成立所謂冀察政治委員會，由宋哲元任主席。宋係前馮玉祥老國軍軍部，馮曾和 蔣總裁開戰過好幾次，以前是向來不服從中央的命令，就爲了這點宋哲元便被日方關東軍特務隊首腦土匪原所歡迎。日方以爲宋將軍能把這區治到使日方滿意地步，他們滿以爲宋的政治慾望正會中他們的意旨，所以『擁立』他做這新成立的冀察政治委員會主席。在他們心目中認爲這是『半自治性的機構』。

事實上日本是把宋哲元估錯了。宋並沒有叛國的企圖，可是他很聰明地敷衍。日方老是夢想他最後終于會向南京宣告獨立，而做日方支持下的華北五省自治政府的領袖。如果宋哲元完全依着他們的計劃幹，那末日本可不必發動這次大戰而立刻可以達到他們的目的。

宋上任不久土匪原便想試探實行他的大陰謀，他私自向宋提出意見把『華北』宣稱爲『自治政體』，土匪原預備立刻拿出一萬萬元來支持宋哲元並且重行配備和訓練宋的軍隊。這樣的誘惑力著實不小，因爲宋並不富有而且南京方面也不怎樣信任他。假使他這次拒絕了日軍勢必進攻，那末他根本也沒有得到什麼保證的後盾，或則結果決沒有像以往一切情形般簡單地把他一隊伍解散便可以了事的。

經了幾天的考慮之後，宋似乎有接受的可能，同時土匪要強化他的『貢獻』又在冀東發現了許多『土匪』（當然是日方所僱來的）。這冀東區是據在平津和長城之間的，由塘沽協定規定中日雙方不能駐軍的。土匪原便不顧了塘沽協定便擅自進兵冀東來『恢復秩序』。同時使宋哲元知道，假使宋不接受他的意旨的話，他在山海關帶有幾師團的軍隊候命待動。

南京中央的訓令始終含糊，對於宋的立場沒有明白和確實的保障和援助，可是有兩件事發生。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便是土匪原私自致宋的最後通牒到期的前夜）在北平城裏料想不到地發現了大隊學生游行示威運動反對設立任何『華北自治運動』，接着日本的電訊社到處都發現了這樣的示威運動。雖然當時北平警衛當局（由尙留在城內的蔣委員長第三隊統率之下）壓制了這示威運動。宋哲元認清了這件事的嚴重性便通知土匪原把這件事暫且緩擱起來直至羣衆的情緒平靜後再作道理。

另一件事便是這位見貌辨色的老宋自己突然生起『貴恙』來了。在這個時期內宋駐津的隊伍眼看到了駐華北的日軍行動和土匪原的計劃非但完全不一致而且近乎反對的模樣，南京看到了這種情勢便鼓起了勇氣向東京提出責問，那時日本確是預備不費一兵一卒隨手獲取華北，可是根本還沒有準備開戰。因了華北的抗日氣氛濃厚，警惕了日本政府深恐抗日的情緒會遍及全國，便拒絕了土匪原的大計，于是他的華北自治運動宣告流產。不久之後土匪原本人告訴我無論如何這件事完全是報紙上的捕風捉影的空話！

但是爲了顧全面子起見，土匪原仗了東北關東軍的支援之下便在那『無武裝區的冀東』成立了一個傀儡政府叫做『冀東反共自治政府』。共計二十三縣歸半日本化的傀儡殷逆汝耕治理，這塊肥土除了戰略上爲日本所必需之外，同時也是一個絕大的麻醉和走私的大本營。在這裏日本傾銷了價值千百萬的逃稅私貨和鴉片海洛英等毒品。專營這種走私販毒的日韓浪人們在日軍特務隊庇護和指導之下向南推進。

北平在軍路上的險要一天天減低下去，因為日方的一切行動無論在軍事方面或政治方面都會使北平向畸形方式中進展着，除了樹立了冀東偽組織外日方幾乎控制了北甯路（自山海關至一座『禁城』）全線。他們在這條路的各據點上分佈了七千多人的軍隊，而且在華北最大的商港，天津和北平的使館區駐紮了軍隊，營房築得非常考究，大有久據的模樣。本來這種守備隊是根據一九〇一年的拳匪之亂所訂的和約內稱列強可以在北平到天津沿海區內駐紮少數的防衛軍隊，可是日本的駐軍現在竟超過了各國的駐軍幾倍，並且都利用來幹不法行為，他們可以任意在郊外繼續不斷地來去示威『演習』，並且恫嚇和彈壓中國海關駐關人員和中國鐵路人員，當他們扣留走私或查問身上的大批包裹物件的車票的時候。

宋將軍確是無力去阻止這許多荒謬行動，而且對於他的隊伍時常受辱的事件唯有忍受，他自己手下祇有二十九路軍共計六萬人，其中祇有一萬人可以留在冀北。他對於南京的支援是極渺茫，因為中央自委員長以下沒有一個人會對他有信心。那兒無論發生什麼事故宋總是首當其衝，代人受過。他自己也明白他是一個時間援衛人物，他始終維持着自己的宗旨，就因為日方監視着他的一舉一動始終夢想他會就範的，這樣一直拖到日本感到不得不向中國開戰時才會開始向他襲擊。

這簡直是空前絕後的又奇特又微妙的政治作用，宋將軍在左面應付右面敷衍方式之下維持着。一忽兒向中央効忠，一忽兒向日方招呼。當日方要求把委員長的特別警衛隊遷移並且消滅藍衫黨時，宋便允諾下來，人民於是懷疑他是秘密地得了賄。當日方要求他聘請日本顧問，他也照辦，並且，很嚴肅地接受他們的忠告，可是從來也沒有依着這些忠告實行。當南京方面的輿論高喊着道德淪亡和重振道德的時候，他便在數星期內鎗決了一百多名的黑籍同胞，行動比委員長更激昂，他擁護新生活運動——這孔夫子的金科玉律打動了宋的封建頭腦。

在表面上宋是極端地制止激烈份子，可是據我所知道的有十多位激烈的政治犯在北平。宋的下屬

祕密地鼓勵着某種抗日組織和出版物。我看見過他的軍隊在北平城頭上讀抗日的文字。還有那張宋寅元所資助的北平新聞表同情于抗日的行動。尤奇特的是全國學生抗日組織中最強盛的卻在北平。最後他們都起來支持宋將軍。那時當地的反日情緒，由指摘宋的輿論轉而批評南京的不抵抗政策，而日方對於南北異見表示歡迎；同時又感到抗日輿論對於他們的威脅，這種畸形的局勢大約維持了幾個月之久。

宋將軍善于打撲克，同時也是一位鬚劍專家，他有時會來邀請我們去和他打彈子。他是身材相當魁梧的山東老鄉，他的面部和菩薩一般肥胖，老是吸着一枝粗粗雪茄煙。他充滿了孔老夫子的氣息，這樣可以用來掩飾一切。他的左右也有許多愛國熱心的青年，當這輩青年對於他這種敷衍忍無可忍而要求他『組織人民軍』的時候，他會用一套忠孝的大道來勸告他們，或則勸他們參加和嘗試軍隊生活的苦楚，或則索性勸他們去和女校書混在一起。他以為未婚男子大多會採取激烈主義而這種騷動的情形嚴重性也正爲了這輩青年人不願早婚而成的。

當他自己首當其衝的難題來臨時，他可從來也沒有失算他老人家的政躬會驟然還和起來。如果在極嚴厲的壓力之下他會回老家去『掃一下墓』，而且不是平常的短時期的『掃墓』，這事實表演使日本明白他們休想隨手獲取，他們要華北達到目的不得不發動蘆溝橋事變。

前國民黨英雄汪逆精衛曾批評宋是一個老奸狡猾的『反動份子』，他會激使日方運送百萬大軍而且化上二千萬圓的龐大的代價來換取寸土，而事實方面卻很輕易而可隨手獲取的。

(3) 七七

寧爲玉碎不願瓦全——中國格言

中國人計算時日另有一種特殊的辦法，便把月份和日期一樣依數目簡稱。比如什麼『國恥日』『事變日』他們會喊『五、四』『九、一八』他們的國慶叫『雙十』。可是你聽了也許會誤會着玩是球的計分。這次可在他們的紀念日期單

上又添上一個『七七』，便是蘆溝橋事件。下面便是我對於『七七』這事件的一些敘述。

宋將軍這次『掃墓』正和英國張伯倫的下鄉『垂釣』一樣，當他們對於此時此地的高潮發生的時候才這樣。在一九三七年五月宋溜到他山東故鄉去避免日方無理要求一切新的經濟軍事和政治方面的讓步。有一點是日方所堅持的，當日軍在北平到蘆溝橋的地段觀察之後便向宋要求把百畝左右的良田讓給日軍築飛機場和兵房，這似乎是芳鄰的合理善意要求，所以宋這次驟然的『孝思』並非事出無因的。

蘆溝橋是平漢路上面的一個車站，在永定河的東岸，在北平西南十五英里，同時也和平津路相接。在一年前（一九三六年五月）日軍擅自地佔領豐台在這線的東端，所以佔領了蘆溝橋之後可以控制由南北上的各線。在蘆溝橋車站之東幾百碼之地便是宛平古城。那兒我曾偕同幾個友人去鑒賞那座具有歷史性的石橋，下邊開了三十個宏壯的拱門，這便是麥高包祿所宣揚的名勝。

日方特務隊和中國地方當局開了不少次的會議，商討那蘆溝橋和宛平城間的地盤。但是宋將軍總想保持這最後的一道防線，同時他也無法阻止日軍在鄰近的一再演習示威，這所謂『演習』一次次的增多，總于在七月七日晚上藉口一個日兵失蹤而驟然要求進宛平城搜索——他們說這是爲了『和平』而要求！

可是那縣長卻不願意接受這種『和平』，便正義地拒絕日方，於是整個北平城在當晚半夜裏被傳來的鎗砲聲驚醒了。日軍用迫擊砲攻宛平城了，同時駐在城內的少數中國軍隊也開火還擊。到了明天早晨當我坐了汽車駛過永定河，我看見日軍已經佔領了蘆溝橋車站，同時向着宛平城裏和蘆溝橋上的中國軍隊互相開火。這相持了幾天之久，二軍相距僅幾碼路。我在那前線來往並無阻礙。依當時的情形看來這是一件極容易解決的事件，如果日軍肯撤退到他們原駐的防地的話。

對於那位失蹤的日兵，日方便不再提出引證來。當我們新聞社方面要求敘述這事的經過時，他們竟拒絕討論這失蹤的事。他們把國家大事放在前題作檢討，便把這小卒的事抹去了不提。這件事的起